

特31

990

七九〇三秀

西京傳新記第四篇

# 西京傳新記 第四篇

明治十年二月五日  
三溪居士  
著

純菊池  
著  
西京傳新記四編

三溪居士 著

療病院運砂 付醫家

西京繁華世界、鬪靡競奢、以驚萬人耳目者、祇園神會、四條納涼、新地都舞、御所博覽會之類、不暇口數、而其尤膾炙人口者、則為搬土役、蓋亡論神龕佛宇、宮構小蠻之建築、病院之創造、都下老少、靚粧以介其隊、彩旌以表其區、絃歌也、山車也、鼓舞之作、輿之托、搬土木、以助其勞、亦庶民子來之遺風焉耳。

今茲明治八年四月、建營療病院于上京第十二區

特31  
990

西京傳新記四編

三溪居士 著

西京傳新記四編  
運砂 付醫家

西京繁華世界、鬪靡競奢、以驚萬人耳目者、祇園神

會、四條納涼、新地都舞、御所博覽會之類、不暇口數、

而其尤膾炙人口者、則為搬土役、蓋亡論神龜佛宇、

營構小蠻之建築、病院之創造、都下老少、靚粧以分、

其隊彩旌、以表其區、絃歌也、山車也、鼓舞之作、與之、

托搬土木、以助其勞、亦庶民子來之遺風為耳、

今茲明治八年四月、建營療病院于上京第十二區、

御車道九軒街其五日以至第十六日凡十日間都  
 人群集爭運轉土砂以助其役於是各區競新每戶  
 鬪靡飄錦穿綉男子而女粧者有為女子而擬男兒  
 者有為舞踏歌呼一口相唱曰善哉善哉理也牟登  
 理也牟登善哉善哉

鼓笛一部紅塵如煙堦御門以內觀者如堵墻蓋下  
 京某區內男女赴于療病院運土也紫旆白字染出  
 下京某區數字揭之竿頭次男女一群皆均服靚粧  
 舞蹈而來每區皆昇一坐家臺具形似家屋者一坐名曰家臺以殿  
 其後中設三絃雙鼓銅鑼橫笛之類家臺之上安金

彩四神狀

白虎青龍朱雀玄武

五彩映日金碧燦目乍見黃豹

一群人立而來熟視之則少年着虎文衣戴紙虎頭

以粧點其景况也又見蝙蝠傘大丈餘張翼而卓立

車上既而地毯儀既而火輪船獅子戲於牡丹而石

橋映紅雲龍宮隔浪而朱欄卓霞皆大一丈餘画翠

描紅以製造之其奇麗偉觀非庸常筆舌可名狀也

或打扮梟郎征鬼鳴之狀或摸擬狐王嫁女之故事

其他猿蟹之報仇狸兔之野語日日呈奇朝朝異觀

難以諧譚滑稽使觀者抵掌絕叫不覺呼妙也

運砂之第二日療病院教師永克氏典司藥局教師

スナモチ

某來觀相俱嗟稱曰壯哉觀也如斯繁華富庶不讓歐洲學校病院建築落成祝賀之時而今來于日本京都不圖見此盛舉唯斯一事可以卜病院異日之盛業也外人嗟稱既已有如斯者宜矣都人誇詡以為絕世壯觀也邪。

輸砂土之前數日某區戶二長大會其區內老少于小齋以議當日盛舉問各家意見一人前膝曰方今運際文明其服飾彩棚一摸倣西洋以供萬人壯觀豈不亦愉快邪一人曰此拾前人唾餘耳何則大都各區競新呈奇以欲求一時聲價者不暇口數故製

服必西洋作屋必西洋言語亦西洋飲食亦西洋莫適不西洋而今又擬以西洋無乃拾前人唾餘邪曰然則何如可乎曰務要不墮前人牙後耳曰何謂不墮前人牙後邪曰不如用萬匹白縐絹製造十丈富岳也抑日本有富岳雖西洋諸洲九橫目之民誰有不仰其高崇者邪然則不如製富岳使萬衆揩耳目也一人駁之曰富岳工夫新則新矣唯恐費用不貲以致區內困弊曰如然以楮紙製造之塗以粉白抹以青綠則宛然富士峰而費亦不過十分之一於此群議一決將令工製富岳最後有一人淵默聽衆議

少馮前席。一揖曰。以僕見之。諸君之說。皆有不可從者。何則。費萬匹白縵。造十文富岳。不獨費用不貲。要不得不謂無用也。均是無用。假令楮紙製之。亦非拋數十金。則不能作為之。以有用之貨幣。費無用之兒戲。此僕之所不首肯。諸君慮不出於此。競一時豪華。安得不貽訾笑於大方邪。衆皆同聲。服其議論。相附和曰。兄言當矣。兄言當矣。果如兄說。區內無事。無戶別募金之累。亦非吾輩一人幸福。併一區內之幸福焉耳。於是製造富岳之議。一時屏息。絕無獻異議者。衆皆欲辭而散。乍有一少年。艷然掉頭曰。諸君之

言。皆守錢奴之見耳。今官家為都下五十萬生齒。建療病院。令俞跗越人。以治廢疾沈痼。久而不起者。其深仁厚澤。為之下者。豈可不感欣抃舞而圖其報効邪。然而斯惜區區錢財。以負官家愛民之盛意。此僕尤所不解也。諸君弗聽。則僕請自辯之。攀坐踴躍。富岳之議再燃。遂從事運土之役。以極都下第一之盛事云。抑愛賤省費。則銅臭翁之常事。今此少年奮身不顧。以致挽回頽波。豈可不謂特立獨行。不牽世之趨舍者耶。宜乎少年之鼻梁。與富岳聲名。爭其高下。而相馳逐也邪。

醫之為言意也。意度病之所由之謂也。醫而不察病之所原。雖日服神丹。月投靈藥。吾見其徒勞而無效為耳。故曰醫者意也。以意忖度之之謂也。夫京師則刀圭之淵藪也。而其尤彰于時者。先後輩出。有主張漢法者。有尸祝西洋者。有眼科。有針科。有產科。有小兒科。而至其技拙而業不行者。則聳肩而獻諛。俛首而呈媚。舉止巧慧。喜出入猗頓之門。邸宅之販賣。婚嫁之媒份。莫不與。而周旋。能舞寸舌。以啗小利者。往往而有焉。人目之以曰藪醫。又曰幫間醫。此二者皆識者所唾而不齒。嗚呼。男兒七尺。執刀圭以馳逐于

當世者。寧為真醫。不用於時。勿為藪醫。出入猗頓之門。

自嘗草赭鞭以降。以岐黃之技。行于當世者。皆駕篋輿。着靡衣。翱翔乎市街間。近時一變。醫人皆乘人力車。華茵映日。而油幕障風。一奴挾輶。電馳而詣某市家。且候其患者。市人頗豪富。頃日小姐。惟函憂疾。沈綿彌月。醫理百方。絕不見其效。正是海棠經雨。香肌益瘦。楊柳厭風。細腰日衰。氣絲奄奄。朝不待夕也。父母憂惶。不知計所措。乃延醫其別室。慙乞一診。醫熟視其面目。與容躄。沈思久之。曰。是為想思病。不速治。

則二豎將入膏肓。父母悲駭，再拜求治。醫曰：是易治耳。僕有傳家神方，不輒許人識。名曰宜男湯，加以生鱗一莖，服之一夕，無藥有悅必矣。乃呼藥籠，致之其膝下。醫人從容閱之，乃圭配劑，先調合五帖，因付之。其下婢且囑之曰：宜候深夜無人，令服之也。家人虔奉一如其言，果三日而想思之病瘳矣。

既而大醫還車，詣一士族家。家人款接，徑延之於病蓐。患者率五十餘歲，面目強健，絕無病羸之體。醫人一診，大驚曰：是固陋痢耳。固陋與虎狼音相通尤為劇症，非庸常醫生可治也。敢謝，敢謝，因欲辭去。闔家懇請求治。

醫復坐曰：如然，僕有一奇方在焉。請嘗試之耳。唯至其治與否，則雖僕不可預期也。家人問曰：大醫妙方何如？曰：開化湯是也。加為以數行橫文，烈火湯煎，煎而服用之，未出十日，病可立瘳也。即調一二帖付之。去矣。服未二三日，而嘔吐如瀉，固陋之病亦卒痊矣。大醫半日，巡訪其患者，回車歸家，乞治者輻湊其門。中有一壯漢，再拜曰：下奴少小，不欲從事筆硯，是以凡一切圖書尺牘，雖一字一丁，展對終日，如雲煙障眼，如黑霧蔽面，不唯不能讀之，又不能解之。因就一眼醫，求診視之。醫生沈思，不知其何病症，敢請大醫。



垂憐見治之。大醫低回熟視曰：是為文盲。吾曹非所醫治也。唯有一策可治。曰：何也？曰：從今宜當至小黌。日服五十韻及單語編，久而弗懈，則可以發其蒙也。其人大悅，即赴小黌讀書習字。未半歲而稍稍覺文字可讀。三年而兩眼明瞭，無復文盲之病矣。

又有一商賈，狀貌憔悴，寔且貧矣。嘗來請曰：奴貧病逼骨，命在且夕，願得假回生之力，以驅除窮鬼。大醫曰：此又易治焉耳。用黃金湯一時間，其快復奚足疑哉！然此劑非可輒得者。願朝夕營求，愈積愈厚，則窮鬼可得除也。商賈拜服。從是一意勵其業，後獲黃金

湯服之，未幾貧病快復，遂為富翁云。

而醫生相携浴於某店湯，高屐鏗鏘，踏月而歸。一生朗唸曰：名東都下響如雷，自詫扁倉是再來。醫手爭如棋手巧，匙頭難及舌頭才。聳肩直趨推門召，獻笑頻通室女媒。素問傷寒論未解，大車輕輓碎人回。一生嗟稱曰：意匠新巧，格律謹嚴，而不拾前人唾餘，不知此作何等大家所結撰。生微笑曰：此僕在鄉里所戲作，蓋嘲庸醫之詩耳。唯當今漢醫全廢，而洋醫日盛，夫洋醫之術精則精，然不過療一身癩瘡也。吾所謂治術者，則異於此，不獨醫一人身體，併將醫天下。

民瘼也。雖然能當此任者，世自有其人在，固非僕輩所企及也。無已，則施絕竒之術，治非常之疾，庶幾可以不愧為岐軒之徒也。僕嘗聞之，昔者有華岡隨軒者，能治難症竒病，嘗有患雙生，畢丸者，就而熟視之，不能辨其真實。隨軒乃會其父兄曰：畢丸則生命所關係，治療誤方，即死矣。予今察此疾，治亦死耳。不治亦有死耳，均是死乎？孰若施治而死之勝邪？父兄頓首曰：死生命而已。冀賴回生之一匙，以保百年之命。脉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隨軒曰：善矣，可以治也。乃延患者，實諸一室，固釘其戶，以塞出入口。夜正參半，隨

軒躍而入其室，拔利匕首，擬之患者。叱曰：咄，燒奴為天人，所唾弃，盍速死。我刀下，以免苦惱邪？患者震怖，五色無主，號泣以請免一死。隨軒熟視其狀，白曰：可矣。乃弃刀，檢畢丸，真者縮小，而病者如舊。遂一刀剖，割去其疾，布藥其瘡，將息一晌，神氣初定。嚮之畢丸，畏縮不復見者，再現疾全復，其舊矣。嗚呼！如華岡氏者，可謂雄偉而非常者也。華岳氏而在焉，僕將執杖，屢從其後也。

三間玄闕，洒掃如鑑。百味簞筥，排列似星。乞藥者拂曉集其門，塾子應接，送迎如織。曰：先生今且既已赴

某病家料當不下十時歸來焉耳。諸君請姑待之。衆皆欠伸。日將十二時。車聲鞞鞞。停其門外。塾子迎拜。羅列其玄闕。曰：先生歸矣。先生一一診察其病容。令生徒調藥餌。其為疫鬼所祟者。則投以鍾馗散。其為窮鬼所困者。則投以福神丹。其為花柳所惑者。卑以悟迷散。每人診視。各家配劑。不復遺一人。最後有拉一兒乞治者。曰：豚兒無慧。今茲十歲。未辨菽麥。願先生哀憐。幸下一匙。以治其癩瘡。大醫掉頭曰：此雖神丹仙方。絕不見其効者。雖然。請求百方。已至此極。安有弃而不救之理哉。其人拜謝曰：如然。則用何良藥。

當以治之。大醫微笑曰：不必累搜索。蓋一封讀書丸而足矣。

文明開化不開兒。何不煎橫文試服之。果令其言虛誕。公等亦當斬髮纏帽。各自披。是俚俗所歌謠。非可塵大方清聰。雖然。當開化之時。墨守故習。不能與世推移。勢不得不煎一帖橫文湯服之也。歌謠雖鄙俗。亦足以翼贊開明之治邪。

八阪新地 附歌舞練場

八阪新地。一曰祇園新地。以其在八阪祠外。故改名焉。抑鴨東花柳之境。指不暇屈。而特以此地為倡首。

經緯縱橫，分為六街。曰末吉街、曰元吉街、曰富永街、曰宮川街、曰繩手、而八坂新地，當其要衝。妓樓酒舖，向背挾道，紅裙翠衣，絡繹如織，而每戶戶外，揭一小行燈，正面題曰席貸，側面署家名及其姓名。大率皆揭婦女名字。若大樓巨院，則當孔道之表。至於小院支樓，往往住于窄巷屋後，皆彫櫺鎖花，而湘簾護柳，媚香撲鼻。可令達尊崗面壁坐禪之膝，柔肌露雪，可令彘仙人失脚而顛墜于下界。老實爺爺，不得不回頭而傾一盃。石部金吉，不得不破个德之門限，而解網領之束縛。織畱財主，脫金庫鎖鑰，時戲揚州之花。

此勢所必至。雖尼山世尊之大智識，恐不能免此迷也。故僧一休曾有詩曰：巫山雲雨夢中神，君子猶迷况小人。嗚呼！如一休者，可謂開化中之真開化。高衲中之真高衲，毫不染污人間塵滓氣者邪？夫賢賢易色，則孔之所以為名言也。色，食性也。則孟之所以為粹人也。故釋尊雖聖，亦不生於樹股也。老子雖賢，亦受生於母胎。故覺則凡夫為佛，迷則佛亦凡夫耳。能解脫迷悟二塗，上成等正覺區域者，始可與語慾界妙趣也。嗚呼！人間萬事，靡物非色。柳則綠，而花是紅。富永坊某妓樓，六曲屏風圍春，一雙角枕同夢。一賈

客擁一紅粧，嗷嗷語往，密密話來。客大息曰：人生浮沈，不唯飛鳥川，昨日深淵，則為今日淺瀨。前年陶朱，則後年窮鬼。意者如卿，亦久沈於污泥，浸淫於煙花者，何不少話說其出處履歷，以慰藉此長夜邪？妓於邑久之曰：妾之出處浮沈，非一朝而可盡也。不如先說郎所踐履，使妾聞之。客哂曰：予與卿相昵，洵非一日。今約以偕老，未嘗明其心事，意以予為無心腸者。無乃包藏其身上邪？卿而不白其心事，待予以路人。不料風情水性，一至於此。妓慰諭之曰：否否，何其出言之婉，而且冷耶。然則妾先試語其所經歷，唯事頗

冗，請安卧而熟聽之。妾元上京三十區，柳馬場街，虎石坊商家之女，名曰阿半，嘗與近隣姊妹賽五瀨。祖廟塗宿于石部，與帶屋長衛私焉。既而有娠，憚人指目，懊惱彌日。會長衛亦坐事，行將所捕縛，乃與長衛胥議，且沈身於桂川，而長衛溺死。妾幸為漁人所扶掖，以得不葬。魚腹長衛既沒，無身可托，乃改名曰深雪，養某氏家。嘗赴宇治，時屬夏首，一夕泛舟觀螢，見宮城阿蘇次郎，喜其風白瀟灑，非常人，心竊慕之。欲就說心事，良緣未至。參商一別，鬱鬱卒歲。既而聞情郎在關左，單身千里，由海道下道而失明，改名朝

顏滯留濱於馭會情郎宮城氏改姓名曰駒沢次郎  
左衛門而妾失明不辨黑白不知情郎近在目睫情  
郎反知妾之深雪而憚其同僚不能白其意中令妾  
彈箏歌謠朝槿小詞不告其名居而別焉妾後覺之  
欲追而從之卒不及也聞者無不悲其薄命也厥後  
再歸於堀川改名阿春教歌曲於女兒為活又為傳  
兵衛所昵未幾傳兵誤殺人為所逮捕乃鬻身於五  
條遊里更改名曰阿古屋遇與平氏士人景清相親  
狎酒則供傘寒則奉茗落花有情流水何無心遂約  
永好時鎌倉氏寘館于堀川使秩父莊司重忠掌管

訟獄重忠為人詳雅而仁恕謝獄廣平號稱循吏大  
索平氏餘黨是以景清逃匿不知其所在以妾與景  
清相親狎之故捕而延之堀川重忠問以景清所在  
妾皆荅不知重忠亦不强之也既而景清伏誅無躬  
可托更賣身於此地又鬻歌曲以保餘生嗚呼何其  
人生浮沈無有定極一至於此邪因潛然淚下客笑  
曰卿初名阿半而深雪而朝顏而阿春而阿古屋數  
改其名數異其趣雖事涉虛誕亦近世之事唯阿古  
屋之於景清五百年外之人耳而卿自稱其人不知  
卿今年齒何如曰十九年三月且客益大笑深尤其

虛妄。妓恬然不少屈。徑荅之曰。妾其阿古屋再生耳。客亦益絕倒矣。

一歌妓。雖姿色不甚揚。能以術數騙萬客。凡接客。弗論醜美。生熟。弗問貴賤貧富。一約以偕老。每約必出誓書。以表其丹衷。以誓於鬼神。偶有一年少。嘗詣友人家。談及花柳情事。少年探其懷。出誓書一通。誇詡其友曰。彼妓能為僕委身。約以靡他。雖以百業平。末如之何耳。貞淑如彼。此亦妓中所不夢見也。其友怪之。亦探懷出一書曰。此彼妓許僕以偕老者。少年大驚。因聚其友五六輩。試問之。皆出其所贈之誓書。少

年益怒。五人胥議。詣妓家。讓之曰。卿贈吾輩。以靡他之誓書。何其情之浮薄。而出言之容易邪。苟有說則聞之。無說則吾輩五人。亦將解體。卿身以甘心之。左右逼之。妓不少動。帖然安坐。寢援長管烟具。喫烟一過。朱唇噴雲。雲中睨視。年少曰。公等多口。喧奴可厭。請靜坐而熟聽之。抑妾之於諸公。豈親於彼。而踈於此者哉。獨所憾者。雖妾非有三面六臂。夫一人之身。而接萬人之客。終身應酬之不暇也。故作數百通誓書。以分付諸公耳。五人皆怒。為妓所賣。怒氣上騰。欲生魚肉之。妓神色自如。寢顧之曰。公等毋深嗔。五人

中必有真誓書在焉。五人相見，皆欽然吐舌而去。

如呼，如答，如斷，如聯，如鴻雁嘶鳴。下秋旻，如柔槽高

低，迺於空江餘音，漸續自水煙蒼霧之外來者。是非

輓夫引野航，下上高瀨川者邪。此聲也。霜曉雨夕，常

喚覺雲雨枕上夢，令才子佳人不禁割愛分袂之情。

其懊惱綦切，反有適於晨鐘朝鶉者也。雖然，俾木強

野人聞之，非蟬噪則蛙鳴，亦足以聒耳聰而已。嗚呼

歌者在於彼，而感者存於人，是以潯陽琵琶能令白

傅哽咽，楚帳悲歌，卒致重衡於邑。歌曲之感人，已如

此，而况於其哀鳴悲號，出於自然者邪。

梅雨僅晴，月黑風冷，螢火在草，且明且滅，四無人影。

流水如咽，夜將參半，鴨河堤上某橋畔，有一大柳樹。

樹下乍見一少年，風手潇洒，眉目如畫，其面類瑠寬。

其肩似延若，自帶以下，不及高島屋半寸，龍鍾乎若。

雨中之竹，腰挾數鞘，一刃，聯步艱難，拉一美姬。美姬

年可二八，均服靚粧，手提蛇睛傘，敷欹淋漓，足欲進

暫止。蓋少年與歌妓，思慕綦切，為不得遂情志，且相

逃走。一死以葬於魚腹也。既而陰雲韜月，夜風送鐘。

屈指則某山寺報後夜也。少年潛然攬淚曰：今所聞

者，則夜半鐘，無乃促吾儕死期邪。與其跋巡，連人之

百不專斤已 白扁 十四 上月堂或友



訛笑何不自引決以約來世。女曰諾哉。未來必一蓮

托生。願母相護。少年首肯大息曰。宜當分半席令卿

坐焉耳。會隔岸紅樓。絲肉杳渺。按一闋薄命行曰。

長堤花盡雨痕綠。裂帛新鴛聲似浴。夜川影暗水

聲喧。垂揚一灣橋。一曲薄命人似薄命花。十五淪

落小狹斜。此身不憾葬魚腹。他生唯願嫁郎家。

少年側耳聽。一聽久之曰。卿亦不聞彼樓上唱歌邪。

此身不憾葬魚腹。他生唯願嫁郎家。何其與吾儕身

分相似之甚邪。乃相俱唱空語者三次。携手將投身

於河涿。下見壯漢一隊喧呼而來。有提掇者。有手篝

燈者。有手巾約頭者。有偏袒戟手者。近而熟視之。蓋

某妓院令家僮追躡美姬所赴也。少年倉黃失措。以

身翼蔽之。欲喚呼求救。舌縮聲澁。不能復發一言也。

耳邊下有呼覺者曰。得無為魘夢所襲邪。何其呻吟

之甚也。客驚覺則一場假寐之幻夢。而身與某熟妓。

醉卧于宮川町某樓上也。妓問曰。夢中何所見。定是

吉兆好夢。客冷汗浹背。因悉語夢中所見。妓色不懌

曰。郎既已有愛姬如此。雖有行露之憂。豈無桑中之

樂而不令妾知之。以至今日。妾竊恨焉。抑媚妓騙客。

古今同一未足深怪。客之騙媚妓。妾今而得見之。妾

恨焉翠眉正噴。而紅淚沾腮。客大困。因慰藉之曰。此  
 幻夢耳。非信有此事也。妓妬氣益甚。詰責不已。客改  
 容曰。如然則僕請首其實。蓋夢中所伴美姬。則卿而  
 已。抑僕之於卿。綢繆三歲。膠漆不啻。是以晝想宵夢。  
 莫日不思也。卿若有情。盍相偕赴鴨河。以快同死耶。  
 妓失色惶懼曰。若情死則官家嚴禁。何其開化世界。  
 而得此固陋言邪。言訖將逃走。客撫掌曰。果如僕所  
 料。僕故假夢以試卿耳。妓獨語曰。咄。亦為郎所騙矣。  
 徹夜啾啾。笑泣相接。枕上早聞鴻雁連呼之聲。客傾  
 耳曰。東方白矣。是莫輓夫引野航邪。客割愛欲去。妓

微笑耳語曰。疇昔之笑泣。亦一場魘夢哉。

祇園街之有一力屋。雖五尺童亦能知之矣。今修其  
 宇曰万亭。高樓邃閣。清雅而潇洒。竹樹繞檐。石古而  
 苔老。可以飲。可以歌。舞蹈酣醉。唯其所欲。近拾氏所  
 謂遊於花者。祇園祠外。宜當伴紅粧者是也。時正三  
 月。鶯歌蝶舞。花影上簾。脆月在天。滿堂銀燭。萬點簇  
 星。幾場綠肉。嘔啞微曉。其沈醉踉蹌。手帕包眼。與歌  
 童舞女。為冥藏戲者。彷彿于由良。而其樓上美姬  
 逃酒納風者。則逼肖于阿輕。且夫方今報讐。則國家  
 大禁。其有挾不平。不充於意者。宜當懇之於有司。以

請其處分爾事見福沢氏學問勸六輯令淺野氏遇今日開化時

不以私怨害吉良氏其為一華族移居于東京其富

貴尊榮非勅奏美官則府縣令公以令其終何足道

乎况阿輕粥身不復須復輿可以駕人力車也勤平

鳥銃不害定丸不復須猛硝雙丸也カストウ燭燭可以燭閣

夜不假樂市兵小田原投燈也定丸郎亦省九郎稱

小野定斬髮洋服亦可以參邏卒真決不帶二尺八

寸長刀也一力屋才兵外套褶袴可以為某區內戶

長也小波力彌之婚媾不及勞東道跋涉一片寫真像

可隔千里以熟視各家相貌也然則令近松氏遇今

日文明世界其將揮何華舌以贊成開化未可知也

嗚呼文明之餘澤深矣

語曰長袖善舞多錢能賈抑鴨東六街歌童舞女紆

錦拖綉靡袖不長故善舞也妓院娼樓靡家不富故

能賈也此所以鴨東日熾而月盛也歟近歲設教坊

于其初音巷以為諸妓歌舞溫習處名曰歌舞練場

其藝業各有分課于絲于竹于歌曲于舞蹈皆簡出

藝妓中精於絲熟於竹生長於歌吹海中教人不倦

者數人以為之教師譬猶老革宿將多更戎陣者為

之主帥號令嚴肅旗幟改觀教師一莅場群妓正襟

一從其約束宜矣其藝業日月進步與夫佛媛靜姬  
二祇千壽諸名妓相軒輊弗多遜也或曰教師教舞  
於諸妓足之所踏手能隨之手之所舞足亦隨之凡  
左右前後正側向背一以眸子為標準眸子而不到  
舞踏雖工乎屈伸雖妙乎與傀儡演劇又何異邪或  
曰是所謂道也進于技者昔者孫子操女兵令之曰  
右視右手左視左手前視其胸後視其背今見舞師  
所教悉與孫子所令相符為而孫子号令不行于女  
兵至斬王鬲姬今舞師以一釵裙能訓練數百人歌  
妓不罰一人操縱如意顧運用之妙有優於孫將軍

而然邪若使孫子觀今日衆妓舞蹈有法進退得宜  
悉從其約束之狀其嗟稱驚歎之不暇也必矣嗚呼  
區區舞蹈不可無紀律如此而况於行大師征邑國邪  
歌舞之場幅員二十餘方巷外揭一大榜題曰歌  
舞練場溫習會每月某日至某幾日肇於午後一時門內設會計局推  
看錢賣左券然非知音者不許突如縱觀之也蓋以  
匪尋常觀場之比也觀客麇集各買左券至其場口  
場口有人一查延之其舞場場當容千餘人正面畫  
為數十區條理齊整如棋枰如井字一區厓容二三  
人左右有棚高下得宜又區而別之棚外設欄以支

客顛墜。猩毡展絳。而羊布布綠。附而眺之。如春田綠。麥雜黃菜。亦奇觀也。舞臺正面。下一大布幕。々画水墨喬松。偃蹇屈曲。寫黃蔽之。筆勢飛動。盖都下名匠所繪画。既而觀客蟻集。肩摩肘接。更復置死爐。安陶甌之地。未幾何。絲竹合奏。嘈々聒耳。大幕正揚矣。舞臺正面。羅列歌妓十餘名。皆靚粧炫服。錦綺粲目。色藝共優。其在壇上。而絃歌者。曰村尾登茂。曰小鴛來吉。曰中村淺由。曰武隈仲鶴。曰三上常松。其在壇下。而鼓吹者。曰山本菊治。曰鷲見小種。曰挂幾久治。曰武隈阿鶴。聲清調婉。如黃鶯嚀花。如神龍唵月。絃色。

鼓聲。肉聲。笙聲。宮商並奏。羽角交合。令觀者魂飛肉動。不覺連聲呼妙妙也。盖奏雜鶴三番。又歌曲也。前歌訖。而後舞續之。呈新標奇。演其堯軍記院曲者。為繼助。為君松。為小稻。大絃如裂帛。小絃如撒珠。女而男。喉少而老舌。乍而學美姬。乍而擬惡漢。乍而老賊。乍而良臣。同一三寸齒舌。而或泣。或笑。或怒。或罵。可謂奇幻百出。人間歌曲能事畢矣。曲訖而幕下矣。群客喝采。曰嗚呼。可惜哉。何其曲之易終也。日將下春。舞臺一時點燭。燭光如星。乍現出番妹數名來。皆白衫。藝妓皆着。白綾襦。衫。黑衣。衣裳盡襯。染百花。手笛者。為拍本。

里鶴扶小鼓者。為佐佐木登良治。擁太鼓者。為辻梅松。而三宅美代鶴。為之仕手。蓋散樂原有正有副。正謂之仕手。副謂之股。皆追次上場。最後美代鶴錦衣繡帶。長袖而濶袴。花鈿映燭。而鬢髮如雲。金蓮步遲。而羅襪足滑。螭首蛾眉。鮮笑眄目。徐徐焉來。蓋演熊野散樂也。既而笛鳴鼓響。丁丁襲襲。其歌謠嘔啞聲。相和賡。美代鶴。閑泥金画篋。徐起舞。歌曰。上都春色。雖堪惜。其奈吾妻花落何。聲調婉轉。使聞者不覺心醉。未嘗不歎其絕技也。其演龍田者。曰白木梅由。其舞八島者。曰駒宮歌菊。其奏邯鄲者。曰井上葩留。歌

曲也。散樂也。更番呈舞。各色奏曲。更漏正闌。有客見歎曰。昔者季桓子受女樂於齊。遂至不見朝者三數日。若令季子觀今日歌舞溫習之會。其罷朝者。吾知其屢々三數日不已也。嗚呼歌舞之怡人。蓋有甚於食色者也。

吾嘗戲作鴨東名妓月且評。以百花比擬之。曰。其善吹笛者。為山本菊治。菊治色藝雙絕。亦教坊中出藍。如幽蘭在空谷。清芬襲人也。其善胡弓及琴箏者。為上田澄吉。澄吉溫雅而絕艷。雖宮嬪室女。有過無不及也。如秋棠泣露。蓋國色也。其工於舞者。為駒宮歌

菊才色絕倫。凜然有丈夫氣象。吾竊目之以比雪中  
梅花。其美而嬌貴者。為山口千代。為鈴木小玉。二人  
才色。非半開牡丹。則盆栽小櫻。世特推千代。不及小  
玉者。豈美人亦有幸不幸然邪。其聲名籍籍。傾動鴨  
東者。為北村床鶴。吾亦評之。以擬嵐峽櫻花。其他岡  
本秀松之院曲。井上葩留之散樂。皆老練圓熟。可謂  
空前而絕後者也。吾故品藻之。以比梅溪紅葉云。此  
數者皆余所目擊而親見。其美姬艷妾。未及親見者。  
不暇悉記之。吾將撰黛史。以補其逸也。

圓山

島梭隱。鴨東雜詠詩云。自將鐘磬換笙歌。精舍隨緣  
透綺羅。且曰圓山教院。古昔皆屬延曆寺。中世爭亂。  
別立宗門。厥後昇平二百年。竟化成繁華行樂之域。  
都人每僦其樓院。作行酒糾觴之遊者。晨夕不絕。住  
僧又畜妻孥。理酒肉。以饗客。為事業。香火經函。茂然  
如不聞知者。嗚呼梭隱之時。距今既已五十餘年。而  
其繁華行樂之美如此。而況明治維新。駸駸向化。其  
殷實富盛。亦非昔日之比可知也。圓山之地。負岡面  
市。層層疊石。以為磴道。樓主人曰正阿弥。曰左阿弥。  
曰端之寮。曰某。曰某。而樓上架樓。樓下臨園。竹樹幽

邃苔石共古。俯而眺之。都下十萬人烟。畢在於襟帶下。城郭山川皆一矚可辨也。故吾竊目之。以為平安第一絕勝矣。

上天同雲。朔風送雪。鵝毛翻空。圓山正阿。彌樓上。三詩客。招聘歌妓舞女。以閱賞雪之宴。客那矚叫快者。一再曰。銀世界。日銀世界。瓊殿玉樓。上下林立。奇景如此。豈可不一詩以寫其景况也邪。乃闌韻命題。聚首團欒。苦吟久之。甲詩先成。乙觀評之曰。元詩佳則佳矣。獨奈孤平何。丙又評乙詩曰。命意新警。措詞工穩。佳則佳矣。獨惜起句。出以踏落。夫踏落之與孤平。

雖心不及深尤。亦不免為一詩病。伏願細心工手。別購佳句。不獨免孤平病。併脫踏落之窠臼。詩客談笑。興趣正酣。語未訖。一妓艷然。蹶起而去。卒不復來也。客深怪之。問之其主母。主母笑不答。強而詰之。乃首其實曰。公等凶狀。其詭弄妓女。自有限量在。而今設隱語。嘲其陋醜。何其惡譎之甚邪。抑公等今日所聘之妓。軀幹短小。而公等嘲之。以曰孤平。又訾之以曰踏落。故彼妓赧愧。不能自禁。以致逃匿耳。客初愕然。深悔其失言。陳謝曰。非敢然。蓋偶然也已。蓋邦人呼矮身短軀者。名曰小標。嘲卑賤小妓曰踏張。抑孤平。



與小標音相近似。而踏落與踏張。語意亦類之。故妓女謬聽。以為嘲笑已。故艱然以致逃匿耳。嗚呼妓女之愚。詩客之拙。可以為無雙一笑柄也。

東山第一樓上。騷流數十名。各擁寶爐。坐華茵。外套

披羅紗。而頸衣纏彩絨。方今上下好纏細絨。綵絨于頸以支袂。名曰頸卷。絨

熟羨噴煙。而壺酒釀春。青衣搬盤。殺紅粧佐酒。耳無

絲竹之音。坐有苦吟之聲。蓋某大人與其宗匠。設揆

散會。以鬪和歌也。有向隅而沈思者。有抱膝而苦吟

者。有搦筆而起草者。有磨墨者。有展紙者。有喫煙者。

有舉觴者。有數起而旋者。此旋非須旋。蓋構思既而不成。託旋以消悶也。

帝間各詠一首。呈之宗匠座下。宗匠諷詠。嗟稱曰。

首首秀逸。句句流麗。雖以人九亦人。恐不能出諸君

之右。况於小町那。况於業平那。况於定家家隆那。獨

所憾者。少有盜襲古歌者。此吾社所深誠。雖然不獨

吾輩犯此禁。雖古人亦所不免。此弊俗名曰歌偷。抑

所謂歌偷者。以古歌為己歌。屢改其面目。公然誇詡

其儕輩是也。言未訖。坐有一客。揚言曰。宗匠明眼。不

唯一玻璃鏡。能照其真贗。辨妍媸。僕輩庸愚。無辭可

以陳。唯數以歌偷。恐所未心服。世有呼詩人者。有曰

俳諧者。派者。而見其平素所吐。囑。大抵皆盜竊剽襲。

未曾見出一家手眼者。然而倨傲尊大，自稱大家。較諸夫歌偷者，其罪未必易輕重也。不知當今司法，將以何等法處之邪？敢問宗匠，洞開大活眼，試斷此獄。宗匠沈思，拍手曰：不必深究。曰：殺徒刑哉？曰：殺徒刑哉？孟邦俗，放下百事，不復顧念。曰：殺都啓，都啓與徒刑音相近，故以是戲之為耳。

圓山酒樓旗亭，一年四時，無日無客。昨日鬪倭歌，今日角圍棋，明日品剪茶，曰：展觀，曰：歌舞，或插花，或扭戰，曰：御花講，曰：日丸講，曰：某，曰：某，不暇口數而指屈。客皆命酒散，聘歌妓，嘔啞雜音，令人耳聾心狂，嗟呼。

可謂熱鬧世界，別補足一大熱鬧也。一日骨董家數十輩，相俱設展觀會某樓上。此日風日晴美，觀客如雲。凡古今名儒之書，文士之畫，滿幅雲烟，淋漓如滴。各帖龍蛇，墨舞筆躍，亡論湯盤周鼎，唐帖晉碑，銅雀之瓦研，涓濱之陶器，以至夫唐宋明清名家之古書，畫，網羅而陳列之。銅瓶插花，而奇芬襲衣。古鼎煎茗，而清香滿坐。各評其所見，以資清娛。亦人世之一樂事乎哉？坐有一賈客，歎息久之，曰：僕今日觀陳列古畫幅，實者十居八九，而不知者，喧傳弗措。實上描贗，偶求其真正者，塵塵不存一，而世人眼孔如豆，玳玳

混玉薰藉同器。何其世上價作之饒邪。而方今商賈不獨欺人眼。雖偷盜亦有販賣書畫者也。頃讀滋賀縣新聞紙。有一奇偷。於衣服金帛。未曾少掠奪。獨於古今書畫幅。貪戀如命。剽掠以換萬錢云。抑偷金帛。攘衣物。則偷盜之家常也。而此盜獨掠奪書畫。而不顧金帛。豈可以尋常綠林見之邪。雖然偷盜攘書畫。官處之以法律。至骨董家輩。買書畫則舍而弗問。一任其所欲。後之文人詞客。竊風竊月。竊花竊雪者。其將以何典刑處之邪。一人在旁。啞然大笑曰。汝不聞乎。大盜攘國。而人不知其為盜賊。何問區々草賊邪。

邪。

三層樓閣。突兀聳天。隱見於翠松紅樹間。遠而眺之。如蛟宮貝闕。屹立于雲中者。長樂之高閣是也。閣在東山吉水岡。地勢高峻。俯可以眺臨京城十萬烟也。閣下設鑛泉。以供都人澡浴。締構雅潔。一摸倣洋製。湯氣籠窻。而玻璃半濕。白雲繞櫺。而欄杆映霞。蓮花浴波。則歌妓濯脂粉也。海棠沐雨。則舞女洗雲鬟也。豐艷者如牡丹。清瘦者類梅花。布巾磨垢。浮石剔穢。有溫極叫快者。有苦熱呼水者。有微吟者。有笑語者。波湧瀾翻。泝泝鞳鞳。如風雨驟至。其盛大繁華。可以

想見也。一少年浴後快爽，意甚適也。乃與一歌妓兩  
青衣，上三層閣上，眺矚久之。四望空濶，秋晴如拭。遠  
而嵐峽龜嶺，綿亘起伏。若波濤奔馬者，迤而桂水鴈  
河，蛇行斗折，相馳逐而南走者。凡從城郭宮室園囿  
陂池之景勝，以至夫橋梁堂塔，妓院酒樓之壯觀，蟻  
簇蜂屯，山城提封，五十萬口人烟，悉在於襟帶下。而  
朝鼓夜絃，雞犬鳴吠之聲，紛紜交錯，殷殷如雷。諺曰：  
不觀京城之富盛，不足以語大都之壯觀，信矣。青衣  
在旁，進望遠鏡，以資其觀眺。少年一眺，指其直西曰：  
如卓立紅白繪蠟燭于一大燭臺者何邪？曰：六角堂

測量標也。烟颺者何邪？曰：新京極某店，製親玉饅頭，

也。螻蟻屯集于路上者何邪？曰：行人聚觀四條劇場

招牌也。竿頭一片飄紅雲者何邪？曰：勸業場旌旗也。

一鳥翻飛攫物而戾天者何邪？曰：鳶鷂掠奪油剪豆

腐也。俯而橫于水者虹邪？曰：四條鐵橋也。累累如貫

珠，真立刺天者，火雲為峰邪？曰：東寺浮圖閣也。隨問

隨答，少焉少年低聲，傾鏡熟視曰：小樓臨水，青簾障

日者，非先斗町某貸席邪？樓上美姬，與一雅客交膝

對酌，熟視彼妓，原與予約階老者，彼妓曾矢曰：既約

為夫婦，雖以風流瀟灑業平之狡，決不見二夫言猶

在耳舌猶未乾今已如斯何其風情水性毫無廉耻  
 一至此邪怒氣中騰声色正厲語未訖樓上酒酣妓  
 與客教語狎昵眼波流秋而繡帶半脫漸將入蔗境  
 少年凝矚鼻息甚忙青衣旁觀不知其何事怪且問  
 曰無乃為鴿掠豆腐邪少年事正急叱曰勿多言今  
 觀鵲鴿偷我豆鳩安得不逐之邪

僧慈鎮嘗賦國歌曰吾戀和拾仁時雨濃淡兼天真  
 葛原仁風佐和玖奈理今其所謂真葛原者在長樂  
 知息之間而大雅堂屹立其中央柴門筠籬與梅花  
 梧竹相映帶一睹而知高士衡泌矣而池貸成之事

先輩往往作其傳然文辭多係于漢套是以婦孺幼  
 孩鮮能記之者予常憾焉欲著一書以弘世頃根据  
 山陽外史百合傳附以貸成逸事題曰葛原情史未  
 迨敘梓蚤已傳播江湖今而弗能無舌駟之悔然事  
 屬既往讀者不必深尤也今揭其一半以供秋夜談  
 柄云

時維莫之秋矣菊花半老而楓葉矍錦寒雨蕭條無  
 聊殊甚矣一日八坂祠外一小巷歌妓數名所謂山  
貓者  
 相共聚于某小樓有弄絃者有讀稗史者有談情者  
 有語薄命者喋々惜々不可名狀偶有一少年温雅

俊爽スキリトスル毫無強解事之風。平素好讀漢洋譯書。此日以

年亦至其家。輕履鏗鐙。啓戶而入。為一妓青眼。欣然

接之曰。評人必獲其影。今日何幸見斯輩者。請緩語

一晌。幸見話新事。不獨賤妾慶幸。亦諸姬幸福。諸妓

同聲一口。相附和曰。阿兄久濶。何不相俱語心事。以

永中一日邪。今日幸屬女紅場。休暇請更留。請更留。少

年微咂曰。如然。僕亦幸得一閑。與諸姬半日語其心

事。亦不為不可也。因向火爐而坐。妓皆所謂山貓者。

曰。小鬚コヒゲ曰。小爪コツメ曰。阿斑アハ曰。長尾ナガビ色藝雙絕。皆破爪左

右名姬。小爪微笑。手煎新茗。拱之曰。聞兄近日有愛

姬在。真可艷羨也。願得與聞其名居。曰。毋戲言。僕頃

日商事蝟冗。無寸陰。以及風流。何暇訪花柳之為邪。

小鬚コヒゲ早已認其懷中小冊子。謂之曰。兄所懷冊子。則

係何書冊。非院本小說。則風流情史。安得快讀一過。

令妾聞之邪。曰。此決非院本情史之比。蓋某先生新

著。所謂寫原情史。而記大雅堂實事者。僕幸得騰寫

其一本。以藏之。今所懷者。則是也。今者薄暮。請願點

燈火。為諸姬細讀。令聞之耳。妓皆欣然。應之曰。固所

願也。乃聚首於燈下。聽之。少年從容。先讀起其第一

回曰。

葛原情史卷之一

祇園神祠戲蝶挑名花

第壹回

葛原草舍佳人憐才子

諺曰佳人多薄命而才子率不遇世人不解動見其薄命不遇聚散離合無常歎歎流涕大息曰日月高明無有私照而厚於彼而薄於此不獨月下老人之少息豈彼蒼亦有比黨而然邪抑天之賦於物高明正大一以公平行之其無偏私固不待道也然則天之所以令佳人才子能薄命不遇者即所以成就佳人才子而寵靈之也又何足深悲

其薄命不遇也邪

讀未數行小爪沈吟久之曰果如其說則妾輩雖非佳人皆薄命之人則天所寵靈豈可喜而不可悲者非邪語未訖阿瑛挾喙曰阿嬢以妾輩薄命為天之所寵靈此妾之所不解蓋如他鄉則姑置之今就目前鴨東之地方見之九翠袖紅衣倚門獻笑者不暇口數其所落籍婦嫁者非無賴惡漢則薄倖年少未見其能配俊爽瀟灑粹人而全階老者也蓋雖其性行良否令之然其薄命數奇亦有可悲者也然而謂諸天所寵靈妾惑滋甚也因潛然淚下長尾慰籍之

日阿妹說極佳矣。要之待異日論之。未為晚也。妾所企望者。欲細讀其後解。令諸姬聽聞之耳。諸妓皆慙。懇不已。少年再讀。起其後曰。

話說昔者正德中。祇園祠外。有一姝麗。曰百合。年甫破瓜。都雅便妍。不加塗澤。楚楚動人。亦善國歌。兼效于心。凡鳥啼虫吟。以至四時景物。觸物感類。咄嗟援筆。咳唾成珠。是以不論士庶貴賤。都下年少自喜者。裙履靚粧。顧影求中。其意者。無暇應酬。雖千金子弟。咸以禍福。啗以大利。皆攢拚而弗顧也。於是百合名動都下。人皆欣羨。以為清女紫

姬復生。先是有德山生。原江戶士人之子。為人瀟灑而清秀。有故流寓于京師。鬻歌謠以為活。而素貧益甚。一日鶉衣編笠。乞錢于市。有丐兒數名。皆牛頭馬面。如惡鬼羅刹。要生于塗。相偕罵曰。咄賊奴無狀。敢踏藉吾堂。未稅半文錢。公然乞于市。此吾儕決所不宥。同儕以為何如。丐兒同聲應之曰。洵如魁首。所道群丐一時。粹生於地。揮拳交打。蹂躪踏藉。頗極苛虐。生百方陳謝。乞哀弗聽。髻亂衣裂。殆將見格殺。百合一瞞。心竊憫之。乃予錢于丐兒。解而去之。生如脫虎口而歸。慈母深謝其再造。



百合荅拜。熟視生狀貌。雖落魄殊甚。言語舉止。詳雅而溫厚。不問而知非田舍兒也。百合遂與之昵。爾後情好綢繆。膠漆不帝。半鬻之肉。必推食之一。領之服。必解衣之。生辱推解。恩三數年於此。既而百合有娠。舉一女。居無幾。會德山氏嗣絕。族人胥議迎繼其家。生乃欲與百合俱東下。百合固辭曰。妾與郎君。綢繆十年。具嘗艱苦。今枯木回春。死灰再燃。雖妾非不悅其錦旋也。然而所以不肯奉命者。自有說焉。何則。郎君喬遷。携不可知之花柳。不唯速物議。妾恐污穢其家聲。施及祖先生。固要

之曰。雖然。客土流寓。幸得不委溝壑者。皆卿力是由焉。今富貴而棄糟糠。人將嗤吾面也。百合尚固辭不肯。生亦不強奪其志。乃欲携所生女。亦辭謝曰。妾自今別於郎君。矢不見二夫。幸有一女兒在焉。見之猶見郎君。可以少慰永夜之悶也。今併附之於郎君。孤燈單獨。形影相吊。隱憂滿腔。無物可消遣。生遇斯憂。寧如無生乎。夫妻惜別。相向泣焉。女時八齡。於邑謂父曰。阿爺何不挈兒與阿母。遠赴于吾妻。相俱親睦。以樂今日邪。阿爺而獨赴于吾妻。其奈見此阿母何。百合嗚咽。抱兒攬淚曰。推

女寧馨何其出言至理至當如斯之切耶。夫妻子  
母三人抱持。涕泣悲咽。腸斷魂消。

正是哀猿叫雲。而寡婦愁腸。為之寸斷。夜鶴唳  
林。而孤客殘夢。難成。易驚。蟋蟀在床下。嚶嚶如  
訴愁。木葉叩窓紙。簌簌似送雨。一穗影青。秋燈  
欲滅。下明下暗。半輪魄黑。缺月欲落。且吞且吐。  
風砧響枕。踈鐘度水。

凡耳目所接。無見非憂。無聞非哀。既而鷄鳴報曙。  
宿鴉出林。門外乍聞驛馬嘶。僮僕具行李。生旅裝  
將辭別。女兒忙搽其袖。淚眼熱思久之。曰。阿爺何

其啓行之速邪。生顧撫其背曰。佳兒佳兒。自今  
後。能奉養阿母。母辱汝所生。兒曰。唯。阿爺保重。  
無疾病乎。此時百合在戶外。佇立瞻望。送夫行。訣  
別惆悵。五內欲裂。一聲泣飲。轉輾而倒矣。起再目  
送夫影。馬語人聲。既已為曉煙所隔。遂失其所在  
云。

讀至斯一解。諸妓哽咽。不能仰見。有間曰。何其此段  
似葛葉別兒之狀邪。然彼則母弃兒而別。此則夫舍  
妻兒而去。其離情別思之切。同一意趣。而此有甚於  
彼者也。諺曰。生別哀於死別。豈不其然乎。於是少年

請茶喫烟更讀起其後解曰。

却說百合從是益自脩潔一意撫字其女女稍長

又有才情名曰阿町後配池無名是為玉蘭玉蘭

習其夫所為琴酒自娛其高風逸致如梁伯鸞於

孟光不知富貴利達復為何物聲名籍籍兒童走

卒尚靡弗知大雅先生也舉世傳誦以為藝苑一

佳話欲詳太雅玉蘭事跡請細讀下回而分解之

讀訖少年請茗諸妓感歎至有流涕者相語曰何其

意匠落想似教訓亭情史邪少年首肯曰然唯教訓

亭著作則架空馮虛之話說耳此著則多据實事結

撰此所以其徃徃泣人也諸妓益入燕境不知更漏

將盡尚勸讀其後回少年更取第二回讀之曰

萍水相逢弟兄語 姑特

第二回 琴瑟和諧夫妻樂風月

先是阿町生長且十餘歲百合一日從容語之曰

汝父士人也汝宜愛惜其身毋自輕視也百合常

欲得一佳婿而配之無一適意者時有池生者同

住葛原賣書画為活生名秋平池野氏後脩其字

單稱池氏九霞山樵三岳道人皆其号也初貸成

之父以年老無子日賽嵯峨瞿曇佛禱請護一子

其七日久經過廣沢池上聞兒啼于林叢中就而熟視之則弃兒也

妓皆頰耳津津且入佳境女奴敲扉來報曰熟客來在某樓請速來過焉小鬚小爪相共應曰唯唯乃起理粧少年忙懷卷將辭謝去諸妓目送相約曰明夕有閑請復袖卷來少年首肯曰諾哉唯近日事故蟬集恐不能守息壤也曰雖然讀不了其結局猶演史家約明夕令聽者遺憾不禁也敢請窈閑撥忙以來過焉少年曰諾哉久晤長坐好周旋好周旋妓拜謝曰免須曾字奈盖西京俚言猶如謂否不然也

八坂神祠

百尺華表突兀聳雲兩店簾幕東西飄風拜殿樓門石狗銅燈之類以至夫繪馬之堂神樂之殿基峙星列無暇悉舉而本祠在其中央丹廊縵迴簷牙高啄覺搃殖庭不唯鳥革翬飛宜矣威靈赫々以廟食于百世邪舊史稱聖武天皇天平中吉備真人所崇祀原在播磨廣峯其後真觀中僧圓如初遷此地大創建堂宇今所謂八坂祠是也神祠之區幅幘既廣酒樓茶肆向背相接有調馬之場有學射之埽吹箭之店寫真之屋莫適不可游是以都人士女携酒拉妓

遊嬉於此境者，四時輻湊，殆無虛日。嗚呼，可謂盛也。抑平安神祠佛龕香火之盛，北有管廟，南有東寺，相持不降。獨八坂祠當上下二京之要衝，以控鴨東六街之花柳，其擅場於當世，勢所必至，莫足怪者也。吾故指數當今神祠顯于時者，必推此祠以為冠冕。調馬之場東西二十餘間，前築土豚，後倚林叢，伯樂數人維馬於椿，以待騎客。馬皆肥壯，有驕有惶，有驪有黃，斑駁而如魚鱗者則驪，而赤身而黑鬣者則驪。有振鬣而嘶風者，有摩瘁而不勝快者，有躡草者，有跑地者，躍者，蹙者，睡者，戲者，凡二十有餘匹，皆東奧

龍種，其馳騁縱橫，唯意所欲，亦可以駕生月而軼磨墨也。

一少年頗有馬癖，日來調馬，周旋馳驅，無不如意者。觀者嗟稱以為名手矣。一日失御，馬怒而奔逸，騰而越埒，橫入林中。少年失色，或呼曰：何不速下！曰：此如騎虎，非中可下也。觀者大笑。

又有一書生時來試御，與儕輩爭馳驅，生馬委頓策之不動。衆指笑曰：何其子之馬相後之甚也。生揩汗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既而馬之少壯肥大，宜於駕御者，盡售而不遺一隻。

最後有一老馬、皮毛骨立、不飽芻菽者三月、人皆擯  
棄、無復顧之者、或問伯樂曰、凡馬之俊而壯者、皆易  
售、而此馬獨不能然者、豈以其疲駑不可用邪、將病  
羸由不勝駕御也、伯樂大息曰、既非疲駑、又非病羸、  
其所以獨不售者、蓋老衰然也、抑此馬際明治維新  
之會、曾從參謀某君、屢更與羽戰爭、馳騁於矢丸間  
者、其先登殿戰、攻城畧地之功、唯此一馬、職是之由、  
今某君身登顯要、靡衣玉食、以極富盛、然而至於馬  
皮毛骨立、不飽芻菽、往往為販夫賈豎所驅使、  
而馬也無口語、可以愬不平、泯默以至今日、豈可不

深慨哉、語未訖、白馬與騮馬相踉蹌、遂斷羈絆而逸、  
直衝突賣錫店、店翁顛仆、為馬所踏藉、泉皆駭奔、客  
亦倉黃不知其所之、

繪馬之堂、幅幘十餘間、長榜短匾、亡慮數十百枚、皆  
丹青駁落、支干歲月、奉納願主之數字、悉為風雨所  
蠹蝕、僅讀得其偏旁者、不問而知為百年外之物、其  
細楷端正、條記弟徒名姓數千人、上挂長短木刀者、  
其擊斃家所奉納、白羽貫鏿者、則養由之再生、而画  
馬如生者、則金岡之後身、其他探幽之虎、元信之龍、  
忠信投碁局、関羽擁偃月刀、賴義攀巖、而飛泉空湧、

為朝試射而軍艦沒海。皆名匠大家所繪。画俯仰徘徊。令人不遑應接也。堂下列數十木榻。以供賓客小憩焉。店媪賣芳茗。若香湯。尤宜盛夏納涼之候。客之避暑者。皆借榻就睡。綠樹清風。不復覺夏日可畏也。歌妓七八名。共舞女五六輩。相挈賽于八坂神祠。飄紅曳翠。髮履鏗鏘。過繪馬堂前。偶有兩賈客就榻而憩焉。一客指曰。子亦不見彼歌妓中一美姬邪。此所謂方今知名熟妓。依田笑松者非邪。抑笑松之誠意深情。新報以傳播之。舉世艷稱。以為美談矣。不知子亦讀彼新報乎。否。曰。僕嘗獲錦繪新報者。讀之。粗記

其顛末。雖然親視其面目。則以今日為初矣。因有一話說焉。僕近日觀四條道場演劇。題曰兩都會錦画新聞。盖演所謂笑松本事也。雜以東京新報孝女小傳。經緯錯綜。別出奇趣。能令愚夫愚婦犁然中心。爽然自失。亞然絕倒。憫然於邑。亦可以為勸懲。捷徑開化。階梯也。客原有劇癖。因具問演劇之狀。乃欽然取篋。手舞口語。咳一咳曰。本舞臺正面。柝鳴幕開。現出八坂祠外。隨身門來。丹楹碧磴。頗極宏壯。磴下有茶肆。肆外設一輛人力車。下有青年一商夫。自西而來。又有一賈人。自南而至。相共會合於茶店。就榻而憩。

焉。賈人一覓揖。少年曰。孫兵君。室家康寧。萬福多祥。敢賀。敢賀。小奴宜當數數拜趨。奉問其起居。因循久濶。以至今日者。蓋以主事靡盬。不遑啓處也。孫兵荅之曰。僕亦近日多故。東馳西奔。大負平生。敢謝。敢謝。今日幸得一閑。訪問舊故。卒賽此神祠。係遭逢於故人。僕喜可知也。欸晤頃刻。從容改容。故低聲曰。僕今有至願在焉。識卿能有信有義。救人艱難。雖水火不避。故吐露其心肝。以求周燃眉之急。卿幸見聽之乎。否。賈人搔首。沈吟久之曰。小奴蒙君家知遇。洵非一日。貧苦艱難。固所不辭。諺曰。膝脚亦可以謀議。請試

語其所思欲。令奴聞之耳。孫兵大悅。因再拜曰。此非他事。願得借金百圓。賈人大驚。且謂之曰。百圓則大金也。非奴輩所能辦也。雖然。輒餉窮厄。今而不救。坐以見上拈魚市。恐有啗臍之悔矣。幸有替券金百圓。請以此周一時之急。君其安之。乃付以一百圓。孫兵再拜。謝其厚誼。遂相共提携。攀磴而去矣。下有一歌妓。瀟洒便妍。衣裳髮髻。無物不時樣。所謂鴨東一種出色藝妓。依田笑松是也。輕履鏗然。欲蹇齊登磴。遇見老人倚杖而下。下未三四級。失脚而踣。采松倉皇扶而起之。問其名居。老人俯伏。深謝其厚意。且曰。貴



孀妙齡。其品位才色。雖宮嬪室女。恐無愧色也。而其  
厚情至臻。有心腸如此。願得聞其名姓。以報今日恩  
誼。不知貴孀果何許人也。曰。賤妾是鴨東某街歌妓  
焉耳。墻花路柳。唯其所折。取庸詎足稱姓名邪。老人  
感涕。且措淚曰。僕則五條地方。某街商賈高拾孫右  
衛門者。近日微恙。行步甚苦。勉病詣本祠。不圖藉貴  
孀庇蔭。以致無恙。鴻恩海深。無物可喻。義宜當差遣  
覓輩。以陳謝其厚志。而將覓不肖。流連島原花柳。大  
耗損金銀。語未半。更交他語。付之於一笑曰。開口則  
說憂苦。正是老爺之本色。請幸恕之。行步蹣跚。將分

手去。笑松呼止之。曰。日夕有風。寒威殊甚。加焉以行  
步艱難。妾恐顛仆。以致尊軀毀傷。幸有小車在。願獲  
見駕。亦有以勝徒行者邪。因命輓夫。扶而乘車。笑松  
目送。呼曰。輓夫鄭重。請保護而達之。車聲輕輓。折鳴  
而幕閉矣。語畢而呼茶。客喜躍曰。新奇妙構。如面觀  
演劇。願話說其後回。愆患不已。乃再語之曰。第二回。  
絃鳴折響。大幕正開矣。舞臺當中。畫出四條橋。夜景  
來。兩岸樓臺。燈火如豆。沙磧平廣。水行其間。暗雲四  
合。仰不見星斗。夜將參半。德兵單身。懷嚮一百金。踉  
蹌取路於磧中。乍有斬髮之賊。尾而窺其罅隙。直探

其懷中。掠金而逃。孫兵追而止之。互批於閤中。欲奪還金。誤獲賊之神符囊。東西背馳。與賊相失。舞臺一轉。變為島原妓院景况。

紗窗鎖春。深院晝靜。金鳥吐烟。花影上簾。大妓花香。大夫錦衣綉帶。身親下階。窈啓柴門。以邀過客。客則非他人。孫兵之父孫衛門也。大夫一莞。延而潛之於短牆下。未幾孫兵睡起。與大夫相語曰。追想往事。駒隙忽忽。與卿綢繆。既已經三裘葛矣。今二親在堂。亦且暮之人。二親而物故。逐妻放子。公然迎卿。以為內人。易如反掌。必矣。閑話一晌。離妓來報曰。蘭湯正熟。

何不快樂。試一澡也。孫兵欽然。起赴浴室。大夫乃起。孫衛門於牆下。延諸其卧內。取綉被自被之。圍以屏風。大夫竊逃在別室。以眴其舉動。而孫兵不知之也。出浴入房。屏風深圍。裯衾護夢。自以謂是大夫假寐。而以消長晝也。就而戲搖之手。褪其綉被。寧園中有一老翁。蹶起呼曰。阿兒健在。孫兵錯愕。熟視其人。則其父孫衛門也。孫兵赧愧。無地縫可以匿。俛首以謝其罪。孫衛門從容正襟曰。汝亦非橫目之人。邪。苟人邪。何不鑿耳孔。熟聽我言。邪。抑汝沈迷花柳。散金如土。是以家財蕩盡。加以山積之負債。老母憂慮。食亦

不下喉水亦不入口。氣息奄奄。命在且夕。寧不唯此。汝妻憂而卧。蓐累旬。沈綿不起。汝兒病而號泣。以請神明。老父不忍坐視之。懇請太夫。強令割愛。太夫能分辨理。非泣而聽之。竊延老父于卧内。以至於此。汝自今宜改圖勵志。以克豐其家。老父死之日。猶生之年。敢請速還家。以安其父母妻子。合掌涕泣。声淚並降。孫兵亦膜拜請罪。遂與太夫割愛而別矣。舞臺一轉。又為松原菅廟景况。

萬籟一寂。寒月在天。四無人影。夜將參半。乍有一少女。單行了立。自東而來。遂至菅廟階下。拜跪默禱。誓

願久之。偶有一老賊。面目猙獰。狀負甚異。月下熟視

少女。默禱祠前。就問其故。少女顧答之曰。兒是五條

某街商家之子。潛悲家君之流連酒色。久而不還。每

夕深更。禱諸菅廟。求悛其性行者。二十七日于此。且家

君頃借金於某賈人。夜過四條。積為偷盜。所掠奪家

君追蹶。與賊挑於闇夜。欲奪還金貨。反獲賊之神符

囊。披而視之。中有濟帶一封。細署其人生日支干名

姓。寧國賊則賤兒叔父某也。兒故禱神。求賊之就捕

縛。以金貨還於家君也。賊聞之大驚。欲直明其身分。

而懼人之耳目。徘徊顧望。五内欲裂。因撫其背曰。佳

兒佳兒。吾嘉汝孝義。故與以黃金百圓。宜速歸以贈  
乃父。兒固辭不受。百方不聽。賊大困。潛投金於少女  
袖中。倉皇滅跡。卒不知所之。既而女兒覺金之在袖  
中。欲追而返之。會邏卒巡行于市街。即廣問女兒姓  
名及所以獲金。盡獲其實。送請其家。此夜孫兵深悔  
悟。既往。歸家謝罪於家翁。未幾。女兒獲金而還。闔家  
大喜。老母與其婦聞之。病立瘳。以致室家康寧。後孫  
衛父子貽物。島原太夫與新地笑松。以謝其厚誼云。  
此皆新聞紙中之實事。而東西湊合。能寓勸懲之意。  
要之皆小費之教。女紅之誘。日月磨粹。淪浹民心。雖

以歌妓女兒。其孝友慈仁。有如此者。亦右文闕化之  
餘澤也哉。二客談笑。皆議曰。其所謂歌妓者。則嚮所  
目擊之人。迹住咫尺之地。何不招彼相共傾一杯。以  
分其餘瀝耶。僉曰善矣。遂相提携而去。從是笑松之  
名。殷然動京師。爾後益磨礪其操行。久而弗懈。亦當  
與握子百合諸人。相比肩不多遜也。

八坂神會不一而足。而除夕神事稱最盛矣。每歲除  
夜。士女傾都。爭就廟下神燈。以取新火。每人手一條  
引火繩。以作歲旦之餅。正是。不須錯認。改火青煙  
乍散入九街家矣。人語鼎沸。語未全收。鐘鼓喧鬧。已

報道新湯熟來。鴨鳴雞唱。東山又抹一線絳霞矣。藁索繞檐。家家迎新禧矣。

予之著此編。友人鈴木百年翁。見惠題詩六章。首首新警。可誦也。其一曰。池翁巧放華端花。粧點昇平輿。誦嘩休道西京今寂寞。記中無處不繁華。其二曰。文似夏雲奇更奇。紅情綠意記無遺。西京十萬家新事。都屬先生筆一枝。其三曰。靜軒棕隱已登仙。都會繁華無可傳。幸有池翁奇絕筆。探入情事入新篇。其四曰。曩祖昔時揚武名。先生今日以文鳴。文名不愧武名盛。筆陣常教敵陣驚。其五曰。此老才名到處聞。綺

言麗語吐紛紛。洛陽近日紙尤貴。為刻新編絕妙文。其六曰。何用文章襲古人。一家機軸見精神。莫言今日傳新耳。傳到千秋筆更新。百年粗涉書史。兼好文藝。今以六法鳴。詩出其緒餘。而連篇累章。皆可誦也。故錄以當跋語。

西京傳新記四編畢

明治十年二月十七日出版御願  
 同 年三月九日版權免許  
 同 年六月下旬刻成發兌

二冊定價金五拾錢

著述人 京都府平民 菊池 純

上京第三十卷區下丸屋町  
 四百二十八番地

京都府平民

出版人 內藤 半七半月堂製本記

丹波國栗田郡弟寺一區龜岡  
 荒塚西町 百七十八番地

